

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

滴翠崖

刘维颖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滴翠崖

刘维颖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12425 / 1003

社 长：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华 敏

滴 翠 崖

刘维颖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875 字数:410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册

*

ISBN 7—5378—1653—0

I·1613 定价:24.20元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
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
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山海经·大荒北经》

第一章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二年元宵佳节过后的一天。

黎明时分。

扬簸了整整一天的风搅雪总算停下来了。雪光与曙光交相辉映，将窗户纸照得白花花耀眼。屋里清冷清冷。一条炕上躺着的三个人一时都荣升了“团长”。

郑童披了件衣服轻轻地跳下地来，蹑手蹑脚挨到炉火边，拎起火柱，将炉底淤积的死灰撸了下去。眼瞅着

炉膛里的火苗又活活泼泼地窜动起来，才满意地笑笑，退回炕边，重新缩进被窝。

郑童暖了暖身子后，从枕头边摸出手表看了看，便再也睡不着了。他索性将棉被掀到一边，拎起衣裤急匆匆穿了起来。

他，金石市文化局副局长，受市委派遣，带着一个工作组来湫水县卧龙峪乡滴翠崖村执行扶贫任务。昨天，工作组顶风冒雪进了点时，已是夜里十点钟了。待到饭后安顿停当，十二点已过。今天，是他们进点后的第一天，有多少事情等着他们去干呢。作为工作组组长，懒觉同他无缘啊！

郑童的身边，一头躺着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副主任、工作组副组长万黎，一头躺着市文化局干事、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程昆。万黎连头包在棉被里，半堵着的嘴巴不时发出“吭嗤”“吭嗤”的鼾声。小程则安安静静缩作一团，睡梦中仍在“得得”地打着牙咯儿。

郑童已经穿好了衣服，便又看看表。该是叫醒他们的时候了。昨晚临睡前就说好了的：今儿一早要清扫村路上的积雪。家具都已准备好了。

可是当郑童将手伸向万黎时，却又犹豫起来。现在是凌晨四点半，可不可以再让他们睡上一个小时，哪怕半个小时呢！他们实在是太疲劳了。

昨天，运送工作组入点的吉普车刚刚开出金石市，阴麻糊涂的天空就有雪霰沙沙啦啦地敲在了车篷上。郑童他们开弓不射回头箭，急急驱车朝前赶路。

按照预先约定，市委驻湫水县工作队所属各组中午都在县招待所打尖吃饭，听取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介绍情况。郑童他们刚刚走出餐厅准备进入会议室时，只见西北天际云层更厚更稠了，在紫黑的云层与地平线之间有一股昏黄的气流正朝这边滚滚而

来。这时，刚刚在餐桌上认识的卧龙峪乡乡长胡炳华走过来对郑童说，看样子，下午可能有暴风雪。县委、县政府领导考虑到滴翠崖山高路险的实际情况，让郑童他们或者留住县城，待天晴路开后再上山去，或者现在马上动身，力争赶在暴风雪前到达目的地。点上的情况请乡长胡炳华代作介绍。

“天晴路开，那得等到几时？”郑童焦急地看看天色。他的身边站着滴翠崖工作组全体成员。除他们三位男同志外，还有市文化局创作室编剧、女同胞苏婕。

“哈呀——”

苏婕一声“叫板”，哼哼呀呀唱起她即兴创作的戏文来：

山高路险何所惧，

顶风冒雪老弥坚。

从来巾帼多英豪，

羞煞须眉八尺男。

苏婕这号“样板”戏词张口就得，可惜五音不全，晋剧一从她嘴里唱出来，就变成了四不像。

苏婕摇头晃脑唱着，径自朝着他们乘坐的吉普车走去。于是，郑童他们几位“须眉”自然不敢再有丝毫犹豫，异口同声一个“走”字便又重新上了路。

原来，从这湫水县县城到卧龙峪并不太远，只有近十里黄土砂路。路面平阔，风沙雨雪全然无碍。可一过卧龙峪，山道突然变窄，向右一拐，路面节节升高，朝着一个梢林扑叉的山腹间爬去。

这时，狂风暴雪骤然降临。呼呼啦啦飘飘洒洒，一时像有无数架弹花机在穹隆间开动起来。在催人耳鼓的响声中，雪霰变作

雪片，漠漠漫漫，顷刻间便将山川道路化作一片银白，数步开外不辨沟沟坎坎。

郑童没想到风雪来得这样迅猛。这时，车已来到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盘山道上。一条窄窄巴巴的简易公路挂在悬崖峭壁间，让人每前进一步都心惊肉跳。郑童见司机面孔煞白，冷汗涔涔，把着方向盘的双手索索抖颤，便一股劲提醒：开慢点，开慢点！遇有特险路段，便命令司机停车，自己和万黎、程昆跳下车来把在车的两边，一步步朝前挪动。

苏婕现在已不再坚持她的“巾帼独尊”论了。随着车轮的一次次打滑，不失时机地吐着舌头呼唤“妈呀——”，“祖奶——”！不过，当她发现组长郑童有意将她留在车上，从而使她沦为三个“须眉”的“重点保护对象”时，又突发“自强”、“自立”意识，坚决跳下车来，投入“须眉”的队伍，和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程昆把着车的一头，顶风冒雪一步步跋涉。

他们一个个泥一身、水一身、汗一身，从下午一时上路到晚上十时进点，硬是用八条腿八双手八只胳膊八尺肩膀护着四个轱辘爬完了五、六十里山路。

他们怎能不累！

郑童这么想着，似乎下定了决心，要让万黎和程昆多睡一会儿，便将自己的棉被展开来，轻轻地覆在程昆身上。这小伙子城市生、城市长，大学刚刚毕业才半年，就报名参加到扶贫队伍中来，郑童对他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怜爱之情。

郑童独自悄没声息地走出屋门。

天是完全放晴了。院里院外，房舍墙头，树林道路，一片粉妆玉砌。小风呼啸，银尘扑面，令人神清气爽。

郑童从房东家的柴草棚里拽出一把野榛编成的大扫帚，运足气力，唰唰唰地扫起来。扫了几下，觉得有点吃力——雪积得太

厚了。于是便放下扫帚，换上一把木锨，嚓嚓地铲起来。铲一阵儿扫一阵儿，一段一段一块一块，将院内的积雪分几堆清扫归整到一起。郑童这时已是大汗淋漓、浑身热气蒸腾了。也许是用
力过猛的缘故吧，郑童觉得腰侧酸痛难忍，便不由自主地将一只拳头紧紧地揪上去。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郑童稍一劳累，便大感不适。昨天一路推车，这对他来说，简直有一种“腰断三截”之感了。而现在，这种感觉又一次像电流般传遍全身。啊，岁数不饶人！刚刚步入“知天命”之年的郑童不禁发出一声感叹……

郑童拄着木锨稍事休息，便拉开街门，用同样的办法清扫村路。

村路窄窄，蜿蜒如练。郑童只用了一支烟功夫就扫上了一个崖顶平坝。

这个平坝名叫落凤岭，是滴翠崖所属三个自然村——崖东、崖南、崖北的交汇处。

郑童踏着积雪在落凤岭上漫步，只见三村房舍错落有致朝着不同的方向延伸。房舍四周，则有沟壑纵横梁峁相连。尽管沟坡岭梁皆为皑皑白雪所覆盖，可郑童还是一眼就分辨出，除一些地势平缓处有少量的耕地外，目之所及，到处生长着一种灌木——当地人称为醋柳，实际是开发价值极高的沙棘。

对于脚下这片土地，郑童有着特殊的情感。

二十多年前，命运前后两次将他引领到此地，让他经受了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温情的沐浴，激情的熏陶，让他体味了刻骨铭心的爱、催肝裂胆的痛，收获过光荣，也收获过耻辱……

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感情，使郑童下定了三上滴翠崖的决心吧！

此时，面对莽莽苍苍的沟坡岭梁条田梢林，郑童只觉得一股慷慨激越之气在胸臆间回荡。他真想扯开嗓子吼喊几声：我来了，

我又来了啊——！

“好啊，老郑，你倒是丢开部下不管不顾，搞单独行动了呀……”

副组长万黎腋下夹着扫帚，匆匆赶来。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程昆紧随其后，一手拖着扫帚，一手还在揉着惺忪的睡眼。

“怕没你干的活计呀！”郑童笑对万黎，随即转向程昆，看了看小伙子单薄的衣裳，责备道：“你怎不穿大衣，到这山上讲‘风流’啊！”说得程昆不好意思地笑笑，转身跑回去，一阵儿后又穿着大衣跑回来。

郑童他们住在崖南。现在，郑童指派万黎朝着崖东扫，程昆朝着崖北扫，自己则朝着落凤岭东首一座石屋样的建筑扫过去。

这是一座贮水窖。

早先，滴翠崖人畜吃水要到五、六里外的虎跳涧去挑。那一年，郑童作为学大寨工作队成员被派驻滴翠崖。他和社员群众滚战一冬一春，完成了一项引水上山工程。这贮水窖就是为方便村民挑水修建的。记得工程竣工那一天，年轻的女支部书记姜玉萍请郑童为这水窖命名。郑童略作思索，挥笔写下了“翠泉”二字。村民勒石为匾，将它镶嵌在水窖门楣上。那时，人们咀嚼着这“翠泉”二字，有谁的眉梢眼角不是挂满自豪喜悦之情呢……没想到时隔不久，一个“私分边角地”事件，竟使郑童一夜之间由滴翠崖的功臣沦为罪人。郑童众叛亲离，甚至不得不与自己的初恋诀别！

现在，当郑童时而挥动木锨，时而挥动扫帚，仔细地将“翠泉”周围的积雪打扫尽净的时候，一桩桩往事便欢笑着、呼号着、絮语着、怒吼着，冲破记忆的尘封，朝他迎面扑来……有谁明白郑童此时此刻的心境啊。

天色大亮了。小小山村鸡鸣犬吠声此起彼伏。过了一会儿，这里那里处处响起开启大门的吱扭声，木锨的嚓嚓声，扫帚的唰唰声，以及男人女人的话语声。

现在，久违了的山村在晨光中将自己的容颜完全展露了出来。郑童看见，三个自然村之间早先空白的地带差不多都被一座座大大小小的砖瓦窑院占据了。旧村的空房，多数好像也做过各种程度的维修。看来，滴翠崖确比二十多年前富多了，也大多了。

苏婕从崖东那边过来了。她的身边跟着一位二十来岁，长得挺秀气的姑娘。苏婕向郑童介绍说，这姑娘名叫曲秀玉，高中毕业生，团支部书记，她的房东。郑童想起来了，她是现任支部书记曲六儿的千金。昨天晚上吃饭时，支部书记曲六儿曾经说起过。苏婕夜里和这姑娘同住。

“你爹起身了吗？”郑童问。

“他呀，给你们准备早饭去啦。”

正说着话，万黎和程昆也朝这边走来了。

曲秀玉远远地一见程昆，便掩着嘴叽叽笑个不住。

苏婕也笑。笑着对郑童说：

“小曲刚刚收咱们程昆作徒弟啦……”

原来，苏婕一早起来，同曲秀玉将院里院外的积雪清扫干净，便接着清扫从崖东到落凤岭的一段村路，半道上与万黎碰头后，便抄小路直奔崖北去支援程昆。

远远地就听见了程昆的喘息声。走近了，见程昆这半天才扫了二三十米的一小段，人已累得满头大汗，连大衣都脱下扔到了一边。原来程昆只带着一把扫帚未带木锨。大约是心急火燎想三下两下就将整条路扫完，程昆下手便特别重。可尺把厚的积雪哪是一扫帚就能扫干净的！结果后手的雪拥到前手，到了前手却怎么也扫不离路面。程昆便将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硬是将一把

野榛扫帚弄折了梢，划拉来划拉去，想快反而更慢了。

程昆见万黎、苏婕他们来了，干得更加起劲，仿佛担心直起腰来喘口气说句话就会误了多少功夫似的。万黎和苏婕便故意不说话，倒背了双手作认真参观学习状。同来的曲秀玉却咯咯咯大笑起来：“你那是猫儿盖屎狗儿喘气啊！”一头说，一头将程昆手中那把早已报销了的扫帚夺过去朝沟里扔了，用自个儿的扫帚做起了示范，“心要轻，气要平，一层抹去再一层。”曲秀玉口中念念有词，将一把扫帚轻轻挥动着，一层层将积雪剥离路面。她的动作娴熟而优雅，随着腰肢的自然伸屈，她那鲜嫩娇俏的脸颊上，一双浅浅的酒窝里，仿佛溢满了陶陶然欲醉的神态。

程昆的目光变得痴痴的。

曲秀玉发觉程昆的目光火辣辣地盯着自己，脸腾地红了：

“看什么呀，看！想拜师傅啊……”

万黎哈哈大笑：“好，拜师学艺好！程昆快快鞠躬呀，这师傅拜得值得……”

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这时也腾地红了脸。他的家在城市，对农村的事确实一无所知。此次跟着郑童来扶贫，他原本是下决心要好好学习点东西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啊。中国的干部不了解农村怎么行。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还有一个更宏伟的设想正在酝酿中。拜师学艺有什么可羞可气的。程昆想到此，便恭恭敬敬地朝着曲秀玉鞠下一躬……

郑童也说程昆这个师傅拜得好。

曲秀玉止住笑，对郑童说：

“那好，我收这个徒弟了。可您得答应，让小程帮我做青年工作啊……”

郑童笑道：

“啊哈，讨价还价呀。那好吧，就让程昆协助你干青年工作吧。”

万黎和程昆走近了。他们是来接受新任务的。昨天晚上已有约定：早饭前要为几户鳏寡孤独挑水。因为下了这么大一场雪，老人们吃水肯定成了问题。苏婕已根据郑童的意见和团支部书记曲秀玉谈过了，要她找几个青年人配合一下。

郑童笑着问程昆：“你没有挑过水吧？那好，跟着你师傅去吧……”

二

二十多年不使扁担挑水了，郑童觉得挺新鲜。当他挑着空桶走在去“翠泉”的路上时，听着担钩桶梁相擦发出的吱咕声，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挑水和扫雪一样，是农村最简单的活计了。可也讲究技巧。首先你得学会“车水”。“车水”不一定非用水车，浅井多数只用带钩的一条木杆或挑水用的扁担。比方在“翠泉”“车水”，你得用扁担将水桶吊进水窖中，猛然朝下一扎，使空桶一个猛子沉入水中，然后再猛地朝上提起。这时，桶里的水也许还不太满，你可以提着那多半桶水朝水中蹬那么几蹬，这就满了，可以朝上“车”了。水上肩后，你得时刻注意保持两头平衡，心平气和，脚步稳健。爬坡时，你得让扁担与路面保持平行，否则前桶与路面一碰，就会泼你一身水。前面桶里的水泼出来，平衡必然遭到破坏，这时你就面临扁担滑脱肩膀，水桶滚下山坡的危险了。另外，你脚下的路很可能是一条挂在崖壁上的羊肠小道。你得学会换肩，把扁担放在崖壁的外侧。否则，水桶在崖壁上一碰，还不将你带下崖底！……

郑童挑水不需要帮手，他完全可以独立操作。

郑童“分”到的一户老人住在崖北村边上。

老人双目失明，儿子在外工作。前几年曾跟着儿子住过几年

大楼，可他享不了清福，硬是倔倔地回来了。儿子让他花钱雇人挑水，他却舍不得花那钱。自备了一只小水桶，桶梁上拴了一条麻绳，常年四季摸路提水吃。习惯了，倒也没啥作难的。昨天这场大雪是多少年不遇的了，得等到几时才能消得清呢。老人正犯愁呢。

老人姓孟，排行老三，村里人叫他孟老三。

“孟叔，我来给您挑水啊！”

“你，你是谁？”孟老三撑起红红的眼皮朝着声音发出的地方寻觅。他怎么也想不起这是谁在同他说话。

“孟叔，我是市委派来的下乡干部，郑童。”

“啊，啊，郑童，郑童，这个名字挺熟……”

“您好好想想就会想起来的。”

郑童亲热地握握老人的手。他的话是对的。他和这个老人打过好几次交道，慢慢会想起来的。

孟老三果然想起来了：

“怎？你又来这里下乡了？”

“三上滴翠崖啦。”

孟老三撑着红红的眼皮，看定郑童，半晌不说话，似在回忆这郑童在学大寨的前前后后还是什么时候来过这里。他可是只记得七二年那一次。孟老三想了半天，终于有些茫然，便说：

“滴翠崖下乡没个下头呀。深山老沟，穷。除过满山醋柳，还是满山醋柳。没个啥下头。不如到山外去。”

“孟叔，靠山吃山，这醋柳可是咱滴翠崖一带的宝物哇。我就是冲着这满山遍野的醋柳才来的呀。”

郑童一边和老人拉话，一边拎起扫帚，先将院里院外的积雪清理干净。孟老三扎煞着两手站在门前，陪着郑童说话，算是不失礼数。

“不用满面扫，不用。通开个路路，送得屎尿，挑得回水来就行啦。郑童，郑童，好人哪，我滴翠崖人对不住你……”

老人显然是忆起一些往事了。其实，这些天来，“往事”又何尝不是时时刻刻在郑童的心头盘桓呢！只是“往事”不堪回首啊。

“孟叔，您快别这么说。要讲对住对不住呀，那就首先是我对不住滴翠崖人啊。我这不是还债来了吗？”

郑童由衷地说。可是，他又何必拿这些让人哭让人笑的“往事”扰乱老人平静的心境呢。

郑童将话题岔了开去：

“孟叔，您还是再说吃醋柳的事吧。”

对于滴翠崖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劣势，郑童早已了然在心。自从决定来此下乡以后，他也曾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可以说主攻方向是越来越明确了。可是到底滴翠崖的群众怎么想呢？昨天在车上他已关照工作组全体成员，这一段要利用一切机会征求群众意见，以使工作决断与群众的意愿完全相符。

孟老三听郑童这么说，红眼皮翻翻，道：

“就算那醋柳是个宝物，运不出山去还是白搭啊。”

“孟叔，您说得好。”郑童由衷地赞叹。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滴翠崖要想脱贫，开发沙棘资源固然是一条路子，可不解决交通闭塞的问题，资源优势就无法转化为市场优势。这是显而易见的。想到此，郑童不由地将目光转向滴翠崖以东。那里，一座黑苍苍的青石峰板着阴沉沉的面孔耸立于群山之中。虽然初升的太阳与覆盖群山的皑皑白雪交相辉映，仍无法使这只巨兽一改狰狞可怖的面目。昨天，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正是在那里陷进了路边一条小水沟的。当他们全体下车，又是肩膀扛，又是搬来石头垫，好不容易将车弄出水沟时，不约而同地被眼前这座险峰的气势镇得目瞪口呆。那石峰简直不是山，而是

一座直上直下的“猴难攀”。它的周遭怪石嵯峨，断壑纵横，恰到好处地将那主峰衬托得更加奇绝。郑童告诉众人，这石峰名叫“虎鼻子”。虎鼻子的那一边就是滴翠崖了，离此不过二里之遥。众人一听，不禁雀跃：我们到家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当时，陪同他们进点的乡长胡炳华哈哈一笑道：“能一跳飞越虎鼻子就好了……嗨，快来推车吧，还有三四十里蛇盘盘险道呢。”大家这才想起，从乡政府所在地卧龙峪出来才不过六七里地呢，而这六七里地还算平整，尽管风狂雪暴，他们还是一直坐在车上。看来，从这里开始的三四十里蛇盘盘险道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麻缠呢。当时，郑童就想，这虎鼻子必须设法打通。否则，沙棘开发的文章作得再好也白搭。

院里院外都扫尽了，郑童挑起水桶要往“翠泉”去。正在这时，孟老三一句话又让郑童立住了脚。孟老三在郑童的背后叹息道：“滴翠崖现如今是啥好事都难办哩。”又说，“不要白费劲儿了。咳……”郑童问：“孟叔，您说的‘难办’是啥意思？按说，现在咱村比二十年前人多了，也富了，再说国家还可以支援，为啥‘难办’哩？”

“咳，你还没有走啊？”孟老三原是自说自话，现在见郑童驻脚追问，便吞吞吐吐起来：“我这是瞎眼人说瞎话哩，你别在意。七二年你来那一回，村上是姜玉萍说了算，现在她可变成聋子的耳朵啦……”

姜玉萍，姜玉萍，姜玉萍！……

二十多年前，当命运将郑童导引来这个小小山村之后，正是这个名叫姜玉萍的姑娘，给过他无私的救助，并将一腔纯情的爱献给了他。他们曾经相约有朝一日一定要为滴翠崖的繁荣尽一番心出一番力的，没有想到当那个机会到来之时，也便成了他们分道扬镳之日。当历史终于以一个明确的结论告诉郑童，他那一向

坚持的东西是何等荒谬之时，郑童曾经为自己的过失痛苦莫名。虽然他也知道，他的错误其实也是“历史”所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罢了。郑童不甘心！他绝不能辜负自己的誓言。因为那是两颗滚烫的心面对滴翠崖这块对他们来说同样也是热土的地方发出的共鸣啊！来此之前，郑童已经知道一度曾经进城的姜玉萍又回到了滴翠崖，而且被选为党支部副书记，正在为家乡的发展奔忙……郑童多么希望有生之年还能获得一次机会去履行自己的诺言啊。可是如果孟叔的话没错，那么姜玉萍她……

郑童挑着水桶朝“翠泉”走去。姜玉萍就住在崖北。在一株老槐树附近，郑童立住了脚。他知道，在那古槐枝桠掩映下的大门里，住的就是姜玉萍。对于这个姜玉萍，她的人品和才干，郑童不可谓不了解。郑童原以为，姜玉萍回到滴翠崖，简直是如鱼得水啊。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姜玉萍无疑会成就一番事业的……也许，这也是促成郑童三上滴翠崖的潜在因素之一吧。那么，这个姜玉萍，她怎么会变成“聋子的耳朵”呢！郑童突然觉得一阵灰败的情绪袭上心头……

然而当郑童颤颤悠悠挑着担子原路返回时却又意识到自己这种情绪未必对头。郑童呀郑童，难道你当年辜负的仅仅是姜玉萍一人吗？一刹那间，一个个熟悉的面影在郑童的心头掠过。他想：即使孟叔的话属实，那也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啊！如果错在姜玉萍一方面呢？须知她是副职，她应该好好配合支部书记曲六儿工作啊。千万不能因为自己文化较高，能力较强，在县里有一定影响就傲视别人啊……想到此郑童严肃地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因为过去那点感情经历而是非不分，给村上的工作造成不利影响。倒是应当尽快同姜玉萍谈谈，让她积极主动与曲六儿配合哩——这样做，不惟对滴翠崖发展有利，对姜玉萍本人也不无好处啊！

当郑童把水缸挑满，辞别孟老三即将离开的时候，孟老三突